关于“季札是孔子的老师”辨析

陆惠根

美国出版的《世界名人辞典》和英国出版的《人民年鉴手册》，从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列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，他们依次是亚洲中国的孔子，欧洲希腊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意大利的阿奎那，波兰的哥白尼，英国的培根、牛顿、达尔文，法国的伏尔泰，德国的康德。孔子列第一，是世界十大牛人中最牛的一个人。可是，季札比他还要牛。从各种史料、考证和传说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季札是个至德至忠至诚至信至智至义之人，是我国古代“仁义礼智信”的化身。季札绝对是个真君子、大贤哲、诚信义士、礼让贤士、忠诚卫士、文艺博士和智慧高士；季札还是一个性情中人，性格豪爽，敢爱敢恨，坦诚直言，可亲可近。从时间和学识上来说，季札完全有资格做孔子的老师，但有资格并不代表孔子认他这个老师。所谓老师，就是能够教学生知识的人，也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。老师一词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，后来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“老师”。韩愈《师说》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老师，是学生的学习引路人、生活指导者和人生方向标。

一、孔子曾经拜季札为师

孔子幼年（3岁）丧父，少年（17岁）丧母，青年遭辱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，七十从心所欲（自由的境界），成

为大成至圣先师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，离不开他的家庭环境，更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。对孔子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女人，一个是他的母亲颜徵在，一个是他的妻子亓(qi)官儿，还有一个便是卫灵公夫人宋国美女公主南子。孔子出生在春秋乱世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，三岁丧父之后，孔子就生长在单亲家庭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据说他有严重的恋母情结，对母亲的依恋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孔子 17 岁时母亲因操劳过度而辞世，他举足无措一连数日神情恍惚，后来他之所以与亓官儿结婚，就是因为他从亓官儿身上看到了他母亲的影子。孔子有无恋母情结，他母子之间是否超越了正常伦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孔子的母亲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，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没有孔子母亲的母教如山，就没有孔子后来的传世佳绩。她的节衣缩食，她的忍辱负重，她的无私以及她的牺牲精神都令我们肃然起敬。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，她在儿子 7 岁的时候，变卖了所有家产及首饰，从穷乡僻壤陬邑迁到了鲁国都城曲阜，后来又花掉所有积蓄送儿子上学，上的是昂贵的重点学校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利用一切机会，带领儿子见名人，长见识，并参加各种培训班。正因为如此，在电视剧《孔子春秋》等作品中，就出现了母亲颜徵在要少年孔子拜季札为师，和季札拉着小孔丘的手去观看国君葬礼的情节。固然，在这些故事中，不免带有作者的某种推测和想象的成分，但少年孔子对季札这个因为“让国”而享誉诸候国际的大名人，由母亲带着他去拜见求教并受到了季札的“点化”是肯定无疑的。以上事实和推断充分表明，母教重如山的少年孔子曾拜季札为师。

二、孔子与季札相似的评乐风格

孔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诗学和中国音乐美学的鼻祖，他删编《诗经》，听韶乐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为2 000余年中国的诗歌创作和音乐欣赏制订了规范。十几年前，在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发掘出土的竹简《孔子诗论》（现藏于上海博物馆），记载了孔子对诗和音乐的评价。学界经过研究，发现孔子评论音乐的语言，竟与季札有惊人的相似。季札观乐时间在鲁襄公二十九年（公元前544年），是年孔子才七八岁。季札年长于孔子，且政治地位、社会地位均高于孔子，说孔子学乐于季札，已成学界新识。学者俞志慧在《竹书·孔子诗论刍议》中说：“如果将吴公子季札观乐评乐与《孔子诗论》对照阅读，就不难发现，后者从思维方式到话语系统都是前者的忠实继承者，譬如以‘盛德’、‘思深’评价讨论对象，以‘犹有’表示对讨论对象尚存在一定的保留态度。”竹简《孔子诗论》出土只有29枚，其中论及音乐的无几，然用语与季札甚似。季札：如对《颂》，说：“至矣哉！……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见舞《韶箾》者，说：“德至矣哉，大矣！……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，观止矣。”孔子：竹简第2简论《颂》，说：“坊德也……《大雅》，盛德也。”竹简第5简，论《清庙》时说：“王德也，至矣！”季札：论《唐》时说：“思深哉！”孔子：“其歌绅而眇，其思深而远，至矣。”季札：见舞《象箾》、《南籥》，说：“美哉！犹有感（憾）。”为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贰（背离之心），怨而不言。”孔子：第19简说：“淇（其）志，既曰天也，犹有怨言。”前后相隔有几十年，然用语之相同到了令人称奇的境地。

三、孔子周游列国是季札遗风

孔子有“两个十四年”，从37岁到50岁教书育人14年，从55

岁到68岁周游列国14年。为什么周游列国？表面上看是遭到排挤，出外谋生，并推销自己的主张。实质上呢，关键是遭到排挤之后的选择取向。他的取向是效法追随季札。季札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，尤其是在君位传递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，不因“父子之私”而“废前王之礼”，坏了“位传嫡长子”的规矩，这就是维系天下秩序的“周礼”。他数次让国，大义救陈，足见他是以“礼制”和“天下苍生”为重。他更不愿看到诸侯坐大、相互残杀而坏了周天下“礼乐”的大局。无视天下大势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决非季札的选择。视富贵如“秋风之过耳”的季札，远离“无义”之政治旋涡，或周游列国，或退处江湖，不失为明智之举。

而这一切，无不深深感染和影响着孔子。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孔子是季札的铁杆粉丝，是季札的粉丝团团长和忠实的追随者。如果说季札是吴文化大使，孔子则是梦想达人。孔子在鲁国遭受排挤之后，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，最后效法季札，周游列国，之后便潜心执教。孔子周游列国14年，有人说是就业谋生，其实没有言中他的全部。孔子其实是块做官的料，做官是为了实践他的政治主张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做官的原则和底线非常清楚。孔子在遭受排挤与冷落的困境中，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人格，离开了父母之邦鲁国，为了宣传他的治国理念，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生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孔子有十多年是在卫国度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孔子信奉的是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。季札说“卫多君子暂无大患”。孔子到达卫国的时候，卫灵公宠信南子和弄臣弥子暇，政治混乱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孔子还是说出了与季札类似的话。季札说卫国多君子暂无大患；孔子说卫国有众多君子辅佐，暂时还不至于丧国。虽然

季札所举的贤臣与孔子说的不完全重合，但是季札与孔子到卫国的时间相差了几十年，情况有变化是很自然的事，这也更加证明了季札的断语的正确。尽管孔子晚到了几十年，但对季札所喜爱的贤臣，同样赞誉有加。总之，孔子和季札的周游列国，都是在避人（避开一些特定的人）而永远都不避世，他们所信奉的都是以仁为本，以礼定位，入世而不求私利，济世而不危及自身。而出世和入世，就是道家和儒家的根本区别。为黑暗和无道而生而战，这就是儒家的崇高精神，就是士子的精神。季札和孔子都是道义的担当者、梦想家。

四、孔子观摩季札葬子虚心学“礼”

“礼”作为中国古代统治的伦理依据，曾在政权的制度层面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周朝凋敝，无法维持统治局面，被称之为“礼崩乐坏”。孔子一生，就是为“克己复礼”而奋斗。在中国古代，葬礼是一件大事，是否合乎礼乐的规定，决定着办理丧事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。季札是当时天下公认的礼乐大家，孔子一生为恢复周礼而努力，所以，季札葬子，孔子到现场观摩。山东莱城有孔子遗迹——“孔子观礼处”。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，就是季札在嬴、博两地之间，丧葬在途中死去的长子。孔子知道后，带领他的弟子们前来观葬。事前事后都对季札知礼、习礼、守礼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季札长孔子 26 岁，是为长者。季札是王公贵族，孔子是一介平民，两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是非常悬殊的。季札的一举一动，天下瞩目，孔子不过是以授徒为生的教师。季札的言谈举止，足以为天下表率，孔子之学，还远没有到后世这样彰显。可以想象得出，在一场鲁国举国瞩目的葬礼上，当时的孔子，是以何等敬重甚至是羡慕的目光，注视着季札的举手投足。同时，葬礼之上，两位中国历史伟人

的相遇，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有多么大。孔子说“礼”，只是言谈，当时并无付之实践的可能，而季札则已经是在践行这个“礼”，在以自己的行为向整个社会展示“礼”的真正内涵。因此，从这些记载来分析，孔子不是去评判季札的行为是否合乎“礼”，而是去观摩学习“礼”，“孔子从季札学礼”一说，当不为过。

五、孔子题写墓碑师尊季札

92岁的季札逝世时，孔子也是个68岁的老人了。得到季札去世的噩耗后，孔子“大恸”，并亲书“乌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墓碑，史称“十字碑”，立于季札墓前。据说孔子手书的文字只有两处：一处是比干墓碑上的“殷比干墓”四字；一处是季札墓碑“乌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十字，世称“十字碑”。此碑今犹存，但是否真的是孔子手书历来众说纷纭。这里我要说的是，孔子的儿子叫孔鲤字伯鱼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？因为鲁昭公派人送了一条鲤鱼给孔子以示祝贺。而促成此举的一个人就是嫁给鲁昭公的吴国公主吴孟子，这个吴孟子也可能是季札的姐妹。正因为有这样一层姻亲关系，季札访问鲁国时，受到了特别隆重的礼遇。而等到吴孟子去世的时候，鲁国的许多大臣都没有参加葬礼，倒是年长的孔子严格遵守礼仪坚持出席了她的葬礼，可见他对这位吴国公主的尊重。到了季札去世的那一年，正是齐鲁交战正酣、吴鲁联手抗齐的时候，两国关系相当亲密，在德高望重七朝重臣季札去世时，鲁国肯定要表示哀悼，由孔子书写一块墓碑完全合乎情理。不管这十个字是真是假，孔子对季札的尊崇是毋庸置疑的。

季札与孔子的相同之处，在于都是贵族血统，士子风骨，素王之德，文艺博士。不同，在于季札是周王宗室嫡亲之胄，而孔子是殷

商没落贵族之后；季札以推让王位而明礼，孔子以谋位施政而行礼。

季札堪为孔子的学习引路人、生活指导者和人生方向标。季札是孔子的老师，是孔子的思想导师，是孔子一生中影响最大最深最久远的老师。对于孔子而言，季札是思想上高大的长兄，是周礼最忠诚的传人，是拆骨为炬、燃心为火的先行者，是中华文化高尚的代表，是孔子“仁义”思想和治世理念赖以产生的根基和依据，同时又是这种思想和理念最优秀的表率和示范者，是孔子苦苦追求的“礼”的最生动、最鲜活的教材和范本。春秋无义，骨肉相残，唯有季札高举“仁义”和“诚信”的旗帜，在滔滔浊世中，成为清标，成为世所仰慕的高洁者。如果说，中国儒学是夏、商、周三代至春秋时期中国汉民族文化精华的理论结晶，那么，延陵也就是常州，就是这种文化精华的示范之地，是中国儒学理论产生之时的实践依据。

（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）

陆惠根，江苏常州人，198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。现为戚墅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兼任江苏省中华成语研究会副会长。长期从事“三农”工作，业余时间则潜心笔耕，2004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淹城公主》，2010年出版穿越历史小说《圩墩王子——季札传奇》，同时在“龙城讲坛”、“东方讲坛”以及有关高校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媒体主讲《孔子的老师——季子》。